

菲 尔 丁

弃儿汤姆·琼斯史

下 册

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菲 尔 丁

弃儿汤姆·琼斯史

下册

张谷若 译

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上海

第 十 卷

在这一卷里，这部历史前进了大约十二个钟头。

第一章

内载当代批评家极须细读的几条要旨

读者先生，汝之为人究属如何，我们无从得而先知；因为，汝对人性之了解，虽亦可如莎士比亚所了解者之深奥，但亦可如某些莎士比亚之注释者并不更加高明。现在，为了防止后一种情况出现，我们认为，在我们共同继续前进之先，我们应该给你几条有益心神的指导，以期你庶几不至于严重地误解我们、歪曲我们，像前面所说的莎氏注释者误解歪曲莎氏那样。^①

首先，我们要事先举以相告者为：不要不加思索，动辄对这部历史中所写诸事指摘非难，认为有乖于事理之常，无关于全体布局；因为你不能当前就了解到，这种事件如何能导致全体布局。这部著作，实说起来，可算得是我们自己独创新造的鸿篇巨制，而一个低微卑贱、匍匐地上的小小批评者，还不知本书各部之联系，未悉本书最后之结局，就贸然对其中任何部分指摘挑剔，实属狂妄之谬举。我们得承认，我们此处所指所喻，在现在的场合里，未免过于夸大；但是，说实在的，要把最高级的作家和最低级的批评者二者之间的分别，适当地表示出来，恐舍此无由。

另外一种我们得预告汝者，汝善于匍匐地上以陈辞进言之

人啊，即为：汝在本书登场人物中，不要以某二人太相似——例如在第七卷及第九卷中出现之二女店东——而遽抉而出之，以为缺点。你要知道，朋友啊，有一些特征是同一行当、同一职业之中绝大多数的人所共有的。能把这些特征保存，同时又能把这些特征的作用区分开，是优秀作家的才能之一。同样的罪恶或者愚蠢，在不同的人身上，引起不同的行动，把这种细致的不同加以分别，在优秀的作家中极为少见，也就像能真正辨认这种才能的，在读者中，也同样极为少见一样；尽管我相信，这种才能之辨认，为能辨认者的最大乐趣。举例而言，每一个人都能看出艾皮丘·麦门爵士和法蒲凌·夫拉特爵士不同；但是要看法蒲凌·夫拉特爵士和扣特利·奈斯爵士^①之间的差别，则需要更精细的鉴别力，就是因为不具备这种鉴别力，俗众恶客才往往在剧院中对剧本大肆攻击。我就知道，有一位诗剧家，在剧院里几乎被诬为窃贼；其证据比法律上承认的那种凭笔迹相同而据以判罪的情况，还要薄弱。实在说起来，我非常担心，认为舞台上每个寡妇，只要一表现多情善感，就会背上恶名，说她婢学夫人，一味模仿黛都；所幸的是，我们这些戏剧批评家，很少有人懂拉丁文，能诵读维吉尔^②。

其次，汝良友啊，我得预先奉告（因为也许你的心肠之温柔，比不上你的头脑之清晰）：不要因为一个角色并非十全十美，而

-
- ① 菲尔丁对莎士比亚最为推崇敬仰，而对 18 世纪删削、改编其剧本，至为厌恶，以至变易其文正定其字更所不喜，且更不信改得对。
- ② 艾皮丘·麦门为贵·章孙的喜剧《炼金术士》里一个角色。法蒲凌·夫拉特为艾色瑞治（George Etherege）的喜剧《时髦人物》里一个角色。扣特利·奈斯为克劳恩（John Crown）同名喜剧里的角色。
- ③ 黛都故事，主要见于维吉尔的《伊尼以得》第 4 卷。她为迦太基女王。居孀。伊尼以得遇迦太基时，她爱上了他。但伊将舍之而去，她悲哀殉情，自焚而死。（黛都，英语作 Dido，希腊文作 Διδώ。）

就贬之为恶人。假使你一心所爱好的只有这类十全十美的模范人物，那坊间肆上有的书，可使你称心如意。但是，我们在社会交往中，既然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，那我们就认为，还是不要让这样的人在这儿出场为妙。我说老实话，我有点儿怀疑，不知道世上的人，是否曾有达到这样尽美尽善的境地的，也就像我怀疑，不知道是否曾有绝灭人性的坏蛋，足以证实朱芬奈勒所说的那样：

——*nulla virtute redemptum*

A vitiis——①。

说实在的，在虚构假托的作品中，杂入这类天使一般的善人，或者魔鬼一般的恶徒，我看不出来能起什么好作用；因为人们看到这种善恶而加以琢磨的时候，在他们心里所容易引起的，不是这类榜样的正面作用，而可能是不胜悲伤，不胜耻辱；因为他们看到前一种榜样，也许会觉得，在他与别人共有的人性中，居然能有这样的善，他按情理是决难作到的，那他就会因而生出羞恶之心，忧虑之感；他们看到后一种榜样，就看出来，那种恶也是他们同样有的，而有那种恶的人却会堕落到那样令人厌弃、使人恶心的地步，他们就同样要生出惶惑不安之感。

事实是，如果一个人物有足够的善良，能使一个有向善之心的人生景仰之情、爱慕之感，那他即使有一些小小瑕疵，*quas humana parum cavit natura*，②他在我们心里所引起的，也依然是同情，而不会是憎恶。说实在的，要提高道德，无过于看这种人身上的缺陷；因为这种缺陷，使我们生惊异之感，比邪人、恶人的恶行坏事，更能震人心弦，深入人心。在一个善恶掺杂、善

多于恶的人身上，他的弱点和毛病，因为有他的善一衬托，使之丑相毕露，所以更彰明昭著；我们看到毛病弱点给我们所爱慕的人物带来恶果的时候，我们不但受到教育，而且我们为自己起见，离过恶惟恐不远，我们还对它们产生憎恨，因为它们贻害于我们所爱慕的人。

那么好啦，朋友们，我们对你们既已略进忠言，如果你们高兴，就请随我们一道，与我们这部历史一同前进吧。

① 朱芬奈勒《讽刺诗集》第4卷第2—3行。原注有此句英译，兹汉译如下：“并无点滴之善，以减其人之恶。”

② 拉丁文，意为“人性对之防守太疏”。菲尔丁在这儿是把贺拉斯《诗艺》第352—353行“*quas aut incuria fudit, aut humana...*”（意为“或人性之弱点疏于防守”）改动，以适上下文。更全引文见本书第11卷第1章倒数第2段。

第二章

叙一爱尔兰绅士之来到，及其来到后店里随之发生迥异寻常之诸奇事。

哆嗦颤抖的小兔儿，本来害怕她那些数不过来的仇敌，特别是那种狡猾、残酷、专事肉食的动物——人，整天价潜伏在她那埋迹隐踪的洞穴里，现在则在浅草平铺的地土上，活蹦乱跳，拱手立身，玩耍游戏；在空心的树窟里，尖声高唱以鸣夜的合唱队——猫头鹰，现在也发出呼一呼一的悠悠之音，让某些现代的音乐赏识家听来，也颇感悦耳^①；半醉半醒的村夫乡氓，摇摇晃晃地穿过教堂的坟地或者毋宁说瘞骨的丘穴，往家里走去，现在在他的想象中，恐惧之心给他描绘出嗜血吃人的妖魔精灵；盗贼和匪徒，现在都双目炯炯，而忠诚老实的更夫逻卒，却酣眠不醒；用明明白白的大白话说，那也就是，现在正是半夜三更。店里所有的人众，连本史书已经提到过的，还有天黑了以后才来到的，都包括在内，全都上床就枕。只有内室女侍苏珊，还马不停蹄，一直活动，因为她得把厨房都洗刷完了，才能在爱她、盼她那个马夫的怀里，得到安息的去处。

在店里的情况就是这种样子的时候，一位绅士骑着驿站的马来到店里。他立时下了坐骑，来到苏珊面前，样子突如其来，

语言毫无伦次，急得几乎都喘不上气儿来，跟苏珊打听，这个店里是不是有任何女客？时间既是半夜三更，那个人的态度行动又那样奇怪，因为在所有的时间里，他一直都野了似地两眼直视；所以苏珊未免有些吃惊，因此她犹豫了半晌，还没作答。那个绅士，见了这样，更加着起急来，请苏珊告诉他个实情，因为他说，他太太跑掉了，他正一路追她。“我一点儿不查（假），在两个或者三个地方，几乎捉到她了，要不是我恰好在刚要追上她的时候，又发现她刚走了。要是她在这个店里，你一定要摸着黑儿把我带到楼上，把她指给我；要是她在我来以前就起身走了，那你就一定得告诉我，走哪条路我就能追得上她。这样，我对你起什（誓），我可以叫你这个穷人变成全国最富的人。”跟着他掏出一大把几尼来，这笔钱，即使比这个可怜的姐儿更有身分的人见了，都得见钱眼开，打动贪心，作比现在更坏的勾当。

苏珊，从她听说过洼特太太那些话里，就毫不怀疑，洼特太太就正是那个迷失不见的在逃之人，而追她的这个人，就正是正头香主。因此，她认为，好像非常有理，她要是能使这个太太重新回到她丈夫身边，那她得到赏钱，没有比这个再规矩正当的了。所以她毫无顾虑，径直地对这个绅士说，他追的那个女士正在店里。跟着马上就听从了怂恿（这位绅士先答应了她一笔大大的赏钱，并且把预付定金交到她手里），作马前卒，把那个绅士带到洼特太太的寝室里。

有一种风俗，在上流社会中流行已久，而且是建立在强坚、充实的理由之上的，那就是，一个丈夫要是不先敲门，决不能进

① 比较莎士比亚《爱的徒劳》第5幕第2场第927行以下，“那时节，夜猫瞪着圆眼夜夜高唱，唱的是呼呼，呼呼，呼呼，呼呼，真是一片欢说，一片快活。”

他太太的房间。这种风俗实行起来，有许许多多好处，对于一个稍通世俗人情的读者，几乎连点明一下都不用。因为，有了这种办法，女士们就可以有工夫把自己的仪容修饰一番，或者把看着不顺眼的东西挪到碍事的地方，本来心思细腻、性情优雅的女人，有些情况，是不愿意叫她们的丈夫发现的。

要把实情都说出来，就得说，人类之中更文明优雅那一部分所建立起来的一些仪式规矩，虽然让心粗眼笨的人看来，好像只是一种形式而已，但据心明眼亮的人看来，这里面却大有文章。而在现在这件公案里，如果这位绅士也遵守前面说过的那种规矩，那就可以万事大吉。固然不错，他也敲了门，但却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平常那种轻拍微击的敲法儿。不但如此，还正相反，因为他一看门锁着，就冲着门猛力一撞，其凶猛之烈，竟使门锁一下脱榫，门一下猛开，人也一下撞到门里。

他刚从地上爬起来，站在地上，我们这个男主角自己就立时从床上爬出来，也站在地上——这是我们没法子，不得不含羞带愧往下叙说的——只听他用恫吓的声音，对这个绅士问，他是什么人，是什么意思，竟敢丝毫不讲道理，这样凶猛地把他寝室的门撞开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位绅士以为自己闹错了，本来正要说句抱歉的话，然后跟着退出去；但是在月光明朗的照耀之下，他却一下看到，有女人的紧身衣、长袍、衬裙、便帽、丝带、长统袜、袜带、女鞋、木头套鞋等等等，横七竖八地乱放在屋里的地上。所有这些东西，都激起了他那天生的嫉妒性格，使他盛怒到竟口不能言的程度，所以他顾不得回答琼斯问他的话，径直地就要抢到床铺跟前。

琼斯马上拦阻了他，于是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，接着一会儿

双方都挥起拳头来。现在，洼特太太(因为我们得承认，她也在同一张床上)，我想，从睡梦中惊醒了以后，看见两个大汉在她的寝室里厮打起来，便有多大劲儿就用多大劲儿尖声高喊杀人喽！明火喽！喊得次数更多的是强奸喽！对于最后这两个字眼儿，也许有的人会纳闷儿，不明白她喊这个干什么，其实他们不知道，妇女在惊惧中，高声喊出这两个字眼儿来，也就像音乐声中的啦、啦、打、打等等一样，只作为表示声音的一种媒介，并不含有固定的任何意义。

这个女士寝室的隔壁，有一位爱尔兰绅士，在那儿寄形托迹，长身偃卧；他来到店里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所以原先没提到他。这位绅士是爱尔兰人叫作是专会对妇女献勤讨好的风月班头，或者专在脂粉队里鬼混瞎闹的风流浪子。他是一个高门大户人家的幼子，因为家传祖产没有他的份儿^①，所以便不得不走四方、闯江湖，以便寻找外财；为了达到这种目的，他正在去往巴斯的路，想到那儿的赌钱场上或者调情队中，显显身手，碰碰运气。

这个青年正躺在床上，看倍恩太太^②的一本小说，因为他有个朋友，曾指教过他，说他想要在妇女面前得到青睐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增长自己的见识智力，在脑子里装上些优秀的文学作品。因此，他刚一听到邻室里狂叫猛喊，就从枕上一跃而起，一只手抄起一把利剑，另一只手擎着他身边点的蜡烛，一直来到洼特太太的卧室。

① 英国习惯和法律，不动产由长子或长女继承，其他子女无份。

② 倍恩(Aphra Behn, 1640—1689)，英国戏剧家兼小说家，所写多所谓风流韵事，男女风情。但其《奥露姆扣》，为英语中第一部反奴隶制度的小说，不失为名著。

如果一位女士，一下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，只上身穿着衬衫来到跟前，那她因羞耻之心，一定会受惊失措；但是现在这种景象，却马上就带来好处，使洼特太太的惊惧大为减轻；因为这位脂粉队中的风流浪子，刚一进了屋里，嘴里就喊道，“弗兹派崔克先生，你这到底他妈是什么耶(意)①思？”那另一位一听这话，马上就回答说，“唉呀，摩克拉克伦先生吗！我看见你在这儿，太高兴了。这个浑蛋把我太太拐骗了，正在一个床上睡觉哪。”“什么太太？”摩克拉克伦喊道，“难道我不是跟弗兹派崔克太太很熟，会看不出来这儿这位太太，就是和穿着衬衫站在这儿的绅士睡在一张床上的，并不是她吗？”

弗兹派崔克现在不但从他见到这个女士的一鳞半爪上看起来，并且从他听到这个女士的声音里听出来(她的声音，即便他站在比她现在离得远得多的地方，都可以分辨出来)，原来他不幸闹了个天大的笑话，就开始对那位女士连声道歉；跟着转到琼斯那一面，对他说，“我要你特别注意，我并没向你道歉，因为你给了我一顿好齐(捶)，所以我决定明天早晨要跟你来一场血战，见个高低。”

琼斯对于这类恫吓，报之以一笑，摩克拉克伦先生就说，“一点儿不错，弗兹派崔克先生，你这样三更半夜，把大家都吵醒了，不觉得脸上发烧吗？要是这个店里的人并没都睡着了，你照样要把他们都惊动起来，像你对我这样。这位绅士揍了你一顿，揍得一点儿也没错儿。我虽然没有太太，但是凭良心说，我要是看到你这样对待她，我不把你宰了，就出不了这口气。”

① 爱尔兰人的英语读音，最不同于英国标准音的，为把[i:]读成[ei]。故读mean[mi:n]为 mane[mein]，此处变所用之字的韵母以表示之，而注应该用的字于后。

琼斯一心只顾替他那位女士的体面担心害怕了，所以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好；但是，据有人已经说过的那样，女人说诳撒赖的本领^①老比男人来的快得多。她想起来，在她那个寝室和琼斯的寝室之间有门可通；因此，她知道琼斯很讲名誉，她自己又很有把握，所以开口说道，“你们这些浑人，我不知道你们都打的什么主意？你们这些人，没有一个是我的丈夫。救人哪！强奸啦！杀人啦！强奸啦！”——现在店主妇赶到这个屋里了，洼特太太便冲着她把毒辣之气尽量发泄，嘴里说，“她本来还只当她住的这个店是个正经八百的地方，并不是乐户妓馆哪。但是这一群浑蛋可把我的房门砸开，跑到我屋里来，不是打算谋害我的性命，就是打算破坏我的贞操！这两种东西，”她说，“都同样是她视为至宝的。”

现在这个店主妇大声吼起来，其吼声之高，也和刚才床上那个妇人一样。她大叫道，“她这回可完蛋了；她这个店，从来也没受过糟蹋，这回可完全名誉扫地了。”于是她转向那几个绅士，冲着他们喊道，“你们这些杀千刀、杀万刀的，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，跑到这位太太屋里这样闹腾？”弗兹派崔克把个脑袋耷拉着，重复旧话说，“他弄错了，才闹到这样，他因为这个，诚心诚意地请求原谅，”说完了就和他的同国之人一块儿退出屋子去了。琼斯呢，他本是个很机灵的人，所以不会领略不到他那位女伴给他的暗示，就公然大胆地声称，“他是听见门砸开了，才跑来搭救的，至于他们砸门为的是是什么，他说不上来，也许是要抢这位女士吧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打算，那他总算侥幸，把他们这种打算阻止了。”“自从我开店以来，这个店里从来还没遇到过一次抢案

① 比较英国谚语，“一个女人，只要一看她的围裙带儿，借口托词就来了。”

哪，”店主妇喊道；“我要你放明白了，先生，我这个店决不窝藏强盗匪人；我嘴里没法子，不得不提这种人，奇湿（其实）我还真怕这种人脏了我的嘴哪。我这个店，除了老实、善良的体面人，别的人一概不受欢迎；我还真得谢天谢地，我这个店里，永远是这样的顾客充门塞户；实在说起来，这样的顾客，有时还太多了，都招待不过来哪。这儿就住过爵爷——，”她说到这儿，就列举了一大串爵高位尊那般大人物的姓名，其中有许多，我们要是在这儿狂妄大胆，都记下来，就要犯亵尊凌贵的罪过了。

琼斯忍耐了好半晌，后来才到底把她的话头打断，对洼特太太说了抱歉的话，因为他只穿着衬衫在她面前出现，同时对她担保，“除了为她的安全担心，无论在什么别的情况下，都决不肯作这样的事。”至于洼特太太怎样回答他，而且不但这一点，即便全部过程，直到这出戏的最后一幕，读者自己也都可以猜得出来，他只想一想她所扮演的这番光景就是了；原来她是一位幽静娴雅的女士，只是她的寝室里出现了三个素不相识的男人，才从睡梦中惊醒。她就扮演了这出戏里这样一个角色；实在说起来，她这出戏演得很好，我们专以演戏为职业的女演员，没有一个在她们的扮演中能赛过她的，不论在台上，也不论在台下。

我认为，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很清楚地得出一条理论，用来证明，贞操之于裙钗者流，是怎样特别来去自如；因为，虽然一万个女人里面，说不准有一个能作一个好演员，而且即使在好演员中间，我们也很少看到有两个演员能把同一角色演得同样出色，但是一旦要演起贞操贤良来，她们却都能演得精采绝伦；而且不论真有贞操的人，也不论假有贞操的人，都一律能把它演到十二分完美的地步。

那三个男人都走了以后，洼特太太既从恐惧中安定下来，也

同样从愤怒中平息下来，可以用大为温和的语气对店主妇说话了；店主妇呢，却仍旧不容易把关心本店名声的心思撇开，所以为维护名声起见，又举出许多曾在她这个店里下榻的大人先生；不过这个女士把她的话头打断，表白了店主妇在刚才这场骚乱中绝无责任，请店主妇离开，好让她休息一会儿；她说，她只希望，在这一夜剩下的时间里，可以无人打搅，安安稳稳地睡一觉。于是店主妇大大客气一番，频频屈膝多次，才起身离去。

第 三 章

店主妇与其内室女侍苏珊之对谈，此为一切店主东及其店伙皆应一读者；一华年美容闺秀之到来及其使人愉悦之举动；此种举动可昭示贵显，如何取得世人之欢心。

店主妇既然记得，在那位女士的门被人冲开的时候，只有苏珊一个人还没上床就寝，因此她马上找到了苏珊，探听她争吵闹一开始是怎么闹起来的，同时盘问，那个生客是什么人，他在什么时间里，什么情况下，来到店里。

苏珊把全部事实的经过都说了一遍，这都是读者已经知道了的。她说的时候，只按自己的取舍，把事情的细节稍稍有所改变，还把她拿赏钱这一节，完全隐瞒起来。但是店主妇在刚开始查问的时候，曾对那位有关女士因怕暴徒破坏她的贞操而表现的恐怖，说了许多怜悯的话，苏珊听了，不禁想要尽力使她的女主人为这一点而关心的心情平静下来，就大起其咒，说她亲眼看到琼斯从那个女士的床上跳了下来。

店主妇一听这话，大发雷霆。“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”她喊道，“这可得算是可能有的事儿啦，还是真正可能有的啦！一个女人大声叫喊，尽力想法子叫人都来看自己出丑！我真想知道知道，一个女人，要证明自己护持贞操，除了大喊大叫，好教二十

个人都来亲眼看到她的所作所为以外，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？我求你，我的乖乖，快别嚷嚷这种血口喷人的坏话，糟蹋我的任何客人吧；因为这种话，不但叫客人挨骂，也叫咱们这个店跟着挨骂；我敢保，到这个店来的，没有混账的无业游民，也没有穷凶极恶的穷光蛋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”苏珊说，“那只好说是我的眼睛花^①了。”“不错，实在不能说，人的眼睛永远一定没有花的时候，”她的女主人回答说，“我就不相信，我看到这些善良的大绅士，眼睛不花。我这半年里，没遇见一次有比他们昨儿晚上要的那两份晚餐更阔气的；他们又那么好说话儿，好脾气，我把伍斯特派锐酒^②当香槟卖给了他们，他们一点儿也没跟我挑刺儿；其实那种酒味道又好，于身体又滋补，也和全国顶好的香槟一样；要说的话，我才不屑于把它当香槟卖给他们哪；他们不止喝了一瓶，还喝了两瓶。不错，不错，这样脑子又清醒、心眼儿又善良的好人，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会对别人成了祸害。”

苏珊经她的女主人这样一说，闭口无言，于是她的女主人又进而谈起别的事情来。“据你这一说，这个刚来的绅士，是骑驿站的马来来的，还带着个下人，在外面给他看马，那么，他一定也准是一位大绅士了。你怎么没问问，他要不要用晚餐？我想他一定在那另一位绅士的房间里；你上楼去问问，他是不是叫人来着。也许他看到店里还有人没睡，能给他弄茶弄饭，会叫点儿什么。你千万可别再像你往常那样，拙嘴笨舌，犯死心眼儿，告诉他们，说火灭啦，鸡鸭还得现宰啦。要是他要叫羊肉，也别胡咧

① 意译。直译为“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”1870年以后，此语已成陈词滥调。

② 用一种硬而涩的梨所酿的酒。厄普屯即在伍斯特郡，故伍斯特郡派锐，即本地的产物。